

楚

辭

聽

直

楚辭卷二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  
託。乘。而。上。浮。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  
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  
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闕黃文煥聽直

品作遠遊之本懷開口二語道盡悲俗也非真延年

求仙也。欲浮遭沉。字義對朕。行菲薄。起下質銷樂。魂  
營。起下。址滑而魂汗穢。起下穢除天地無窮四語。  
大澤哀呼。算法工于噴起。卒章無天無地無見無聞。  
與此相應。

箋。生不逢三五。而日與小人爲儔。此屈子之所深恨  
也。悲時俗之迫。則欲其舒之也。悲時俗之阨。則欲其  
劇之也。既已生非其時。非其俗。而欲舒焉。劇焉。能  
乎哉。但有空發一願。曰。輕舉而遠遊而已。時不可移。

悲視夜乃反倍矣。前曰質非薄而魂營營。形既不能  
離魂亦不能出也。此曰神倏忽而形獨留。魂猶可飛  
而形決不可變也。求氣承則形以寢遠。神既專而形  
漸脫也。氣者妙夫形神之間者也。故求之必自氣始  
也。曰燭曰正。此中自有至常之道。非旁門邪術之所  
可幾也。無爲者長勤對症之藥。澹也。虛靜恬愉  
也。乃沉濁汗穢對治之劑。故求氣必首舉之也。虛靜  
澹恬愉。則心日清。無爲則德日休。以是承餘風而

美往世赤松真人豈有外哉。往世之化去者。聲名留  
今。吾之化去。亦聲名延後矣。所苦乎焉。託乘而上。浮  
者。有傳說之託辰星可法也。所求乎無爲而自得者。  
有韓衆之得一可法也。傳說視赤松爲近。韓衆視傳  
說又爲近。時代可攷。冲舉俱在氣之既求。形亦穆穆。  
穆穆則質與形將不復爲我累矣。可以遁矣。木能遠  
遠。時俗固已離矣。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見。怪時髮鬢以遺。見兮。

精皎皎以徃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立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

來叶賴

品遂舉忽奔語工噴發從衰廢寥落中造此奇壯之  
談終不反應前倏忽不反免衆患而不懼自道出遠  
慈實情不敢作大言以欺世

筵前曰求氣此曰氣變形不可變氣可變也質非形  
留告不可言氣變曾舉快不可言欲質之輕舉則無  
因以氣變而曾舉則有因曾言累也是積累之所致

也。吾所羨者在登仙之正果。而今幸矣。忽然而爲神  
奔矣。忽然而爲鬼怪矣。神不逮仙。鬼不逮神。而已有  
其端矣。不得爲仙。且爲神。不得爲神。且爲鬼。遁。遠。從  
此始矣。前欲與化去。而不令人見。茲且可以髣髴而  
看。令人遙見。化去不見。而後能往。不見。又遙見。而後  
能往。而復能來。形易見者。也。化去不見。則形反藏。子  
穆穆精不可見者。也不見。又可遙見。故精反呈於皎  
皎。既皎皎。以往來則無處不可往。無處不可來。而矣。

言之曰終不反其故都何深惡而痛絕之甚也。穢編  
迫。阨。不。堪。復。履。一。反。則。患。又。至。矣。懼。又。生。矣。世。知。之。  
而。無。餘。脫。矣。不。妨。遙。見。而。又。欲。令。世。莫。知。遠。遊。之。懷。  
苟。求。免。而。已。悲。哉。言。乎。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華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  
芳草之死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  
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  
程。



品超埃。身患之後。文勢文意。已直趨順凱風而從遊。  
聞至貴而遂狙。徑爲世外之人。却拈出世內之情。悼  
芳無成。低徊留戀。一番不忍遽去。急處能用緩。直處  
能用曲。此言高陽。趣以遠。次段又再言。軒轅不可攀。  
乃曰。將從王喬。到底戀祖宗。戀君王。深根難。樹到無  
可如何。始遁之於仙伴。又自標出破綻。以示憤託。  
箋旣自謂免衆患。而不懼。可以無恐矣。可以無悼矣。  
可以不嘆事業之無成矣。乃極有恐焉。猶有悼焉。猶

有無成之嘆焉。浮世既脫，悲根尚存。爲人不怡，  
亦不樂芳艸者。人世之佩，既已遊仙。琪枝玉樹，一切  
不死之艸，何所不有。而眷眷於人間之蘭芷也。戚戚  
於人間之霜降也。逍遙自遣，而仍嗟一生事君之志  
未成就也。甚哉原之善言餘悲也。又申之曰：誰可與  
玩此遺芳爲臣，則孤臣爲仙，亦孤仙。既以顧而嘆，無  
侶亦鄭重而不輕。索侶言念宗，派遠屬高陽。盡忠之  
志，因於同宗。遊仙之懷，仍欲遯吾宗而已。赤松韓衆

之、倚、又、總、不、若、高、陽、矣。前、日、終、不、反、其、故、都、此、日、高、陽、又、欲、反、其、故、都、矣。邈、遠、焉、程、則、欲、反、而、苦、不、堪、反、矣。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發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竊穢除。

戲叶盛霞

叶胡

品前段已用緩用曲。此復洗前求氣以益施其緩與。

曲前之緩曲在文勢此之緩曲在理解。

變既已低徊而不忍遽去。又再決計而無絲欲留人。世之春秋自短。仙家之日月自長。以短易長不能也。故都之不可反。故居之不可留已矣。已矣。宗派既遠。聖王不作。軒轅帝代與高陽俱逸矣。季世之日無復可立之朝。可事之君矣。王喬舍太子之位而志於學。仙吾亦何難舍宗臣之位而從之。娛戲哉。前日因氣變。此日殮六氣。氣變之道必有所始能殮而後能變。

也。此所謂因也。殄氣之法。春食朝霞爲日出。夏食正陽爲日中。秋食淪陰爲日沒。以後冬飲沆瀣爲夜半。并天地玄黃之氣爲六焉。全言六而又單言三者。夜半日中。屬于子午。道家所尤嚟緊。朝霞則一日之功。總在晨起。故又復言之也。世之時俗。自多汗穢。苦無以除之。我之神明。本自清澄。須有以保之。以殄氣者。收天地之精氣。入而助我之清澄。則可以由而除彼之穢穢矣。即日遭沉濁。自有不遭者矣。精氣非能發

無絲入無絲入則無絲助本有之清澄不可係也  
峻峻者我所自具之精也精氣入者天地六氣之精  
也除穢易除難至相莫若氣故除穢必藉氣也細  
則化穢則帶積滯而穢生矣故除穢先除塵也

順汎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晝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  
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  
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根叶魚擊

反存叶才緣反門叶謹連反

帶六氣從原自言之。壹氣從王子授之寫出得訣功  
皆前所憂於我者曰。纖纖小無內而何患。麤麤前所憂  
於世者曰。迫隘大無垠而何患。隘。

變於氣之後。乃可乘風。麤穢既除。則重濁以去。身斯  
輕矣。可以順風而御之矣。鄉風之懷。可以舒矣。前所  
云。欲遠遊者至此而始真能從之矣。有遊必有息。息  
者。晝行而暫息也。南巢其中途也。前所云將從王。

者至此而始真得見之矣。有見必有宿。宿者夜止也。而  
託宿也。王子其飯依也。一日之力不可以遺。竭則以  
暫息爲程。求誨之意不易。以倉卒則以就宿爲候。此  
初遊之次第。肯起也。前曰殄六氣。此曰審一氣。非六  
不能博。收非一不能煉。要也。先言六後言一。錄博收  
而之煉。要也。美韓衆曰得一。問王子曰審一得一。其  
証果之日審一其下手之功也。貴真人曰休德審一  
氣曰和德和而後能休也。休言止也。不和則擾。寧曰



起無以止也。清明須自保。精氣須自入。能受之則入矣。不能受之則拒之出矣。不入矣。此非師友所能代。故曰可受不可傳也。前之願求氣曰內。惟省以端操。自以爲訣在是矣。此曰小無內。大無堪以爲外。則莫非外者。以爲內。則更有內者。然後知求內之未得訣也。前之願託乘曰魂營營而至。將自以爲力。蓋是矣。此曰趾滑而魂彼將自然有意持之。不若無意養之。然後知疲魂之空費力也。前之歿六氣歸重於三氣。

以夜半日中日出尤致重焉。此之審覺。紙則又。中日出而獨致重於中夜。晝動而夜靜。晝寤而夜寐。縹緲之中。固更有縹緲者也。前之求所錄曰。漠虛靜。以恬愉。此曰。虛以待之。專言虛。而不必兼言靜。漠恬愉。虛則動。亦靜。紛亦漠。捨攘亦歸。恬愉不俟。更言靜。漠恬愉也。一虛之內。萬感皆在其中。故曰。以待也。前曰。澹無爲而自得。冀以無爲得之。此曰。無爲之先。則并不俟。枯守夫無爲矣。無爲固已落後矣。前曰。承歷。

年而無成、嘆免患之祇自了、無益人世也。此白康類  
以成、則自度而兼度人所成更大矣。有和德焉、有休  
德焉、我以此爲門成、邇處類則天下俱以此爲門矣。  
闕、至貴而遂、祖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  
列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  
之、滋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脫頰兮、精醇粹而  
始壯。質銷鑠以汨約兮、神要眇以濳放。行以抗英、中央  
品至貴、卽前貴真人之休德、未得其門、不敢祖也。經

聞德門豁然大悟。承上句應前旨。寫得躍起如見。氣液懷玉英。又從餐六審。一中別劍一修煉。取食方法。文陣能取厚文。意能標新。

鑿緣此至末。既甯之後。又復他往。則通遊之次第。亦趣也。未得其術。須參訂。故于王子既開。六言秘術。已盡薰脩。可以自砥。不妨恣吾之所之。矣。夫是以運徂而忽行也。行而又流焉。留焉。王子之外。又有其人。有其地矣。此再遊之程也。留而復遊。則陽谷爲三遊。

之程矣。○濯、晡、及、慘、皆、所、以、收、天、地、之、精、氣、也。○前、所、嘆、  
者、形、枯、槁、今、則、色、美、而、顏、澤、矣。○前、所、祈、者、精、皎、皎、精、  
氣、入、惟、恐、纒、穢、雜、之、未、醇、未、壯、也。○今、則、除、不、待、除、益、  
以、壯、矣。○前、所、憂、者、質、菲、薄、今、則、消、鑠、而、灼、約、不、須、懼、  
菲、薄、矣。○既、言、顏、色、之、佳、又、言、消、鑠、者、既、得、真、容、豈、脫、  
凡、胎、也。○有、道、之、氣、象、無、癡、濁、相、無、強、梁、用、故、愈、潤、而、  
愈、柔、弱、也。○前、所、嘆、者、神、倏、忽、而、不、反、今、要、甲、不、忘、故、  
不、待、言、倏、忽、矣。○先、言、色、質、後、言、精、神、蓋、外、以、知、

非。醲。粹。不。能。壯。壯。非。助。長。之。所。幾。也。非。要。眇。不。能。  
放。非。縱。恣。之。所。幾。也。是。皆。以。小。心。積。累。得。之。者。也。  
嘉。南。州。之。矣。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  
字。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沓。浮。雲。而。上。征。  
品。練。窺。易。載。魄。難。仙。家。必。須。換。形。一。番。乃。堪。證。果。至。  
載。魄。上。征。尤。超。居。衆。仙。上。乘。矣。寫。得。有。致。有。色。  
箋。陽。谷。爲。東。南。州。則。爲。南。錄。東。之。南。斯。爲。四。遊。之。程。  
矣。嘉。南。州。而。獨。言。桂。樹。冬。榮。蓋。霜。降。芳。零。之。嘆。至。是。

不須悼焉。一生舊恨銷于新景。此原之所以忘喜矣。  
德不厭蕭條。不妨寂寞者也。載營魄者。人生所苦。坐  
于魄不能升。爲輕舉之累。餐氣審氣以後。仙顏則日  
以充周。凡質日以銷鑠。胎骨俱換。魄以之輕。昔所嘆  
形隔者。茲不患留矣。昔所冀形以寢遠者。今不止于  
能遠矣。昔欲託乘上浮。別覓所載者。今不待託乘矣。  
足以自載而自浮矣。昔遭沉濁而鬱結者。茲沍浮雲  
而上征。愈征愈上。不止於浮矣。登霞者。身躡霞表也。

靈氣爲歎霞。至此爲登霞。氣足而功成也。錄前從真  
南、巢、宿、王、子、丹、立、賜、谷、南、州、總、屬、世、間、之、仙、界、其、地、  
仙、耶、至、此、而、始、言、上、征、則、天、上、之、仙、界、矣。蓋又五遊  
之程矣。

命天關其開闢兮。排闥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  
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  
輒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  
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



乘旋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駢連蜷以騫  
驚。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  
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泉  
梁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  
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壘。擊慧星以爲  
旂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  
昔峻睫其矐蕪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  
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

師便徑待兮。右雷公而爲衛。欲慶世以忘歸兮。意。以担播內欣欣而自美兮。耶媮娛以淫樂。波叶補恭反。樂叶五教反。慮叶吁爲反。

品。前。面。遊。而。息。宿。息。宿。而。復。徂。行。徂。行。而。復。留。隨。處。聲。聞。到。此。方。請。天。關。寫。出。路。程。最。有。次。第。屯。車。以。下。極。意。鋪。張。誇。稱。儀。從。如。鄉。村。人。驟。至。城。郭。說。得。數。日。不。了。因。處。世。間。困。苦。寥。落。之。極。故。倍。羨。天。上。出。人。續。紛。之。歡。口。角。情。景。帶。憤。帶。諧。最。爲。有。致。

變北背上征之遊况也。曰命曰排曰召。登天之氣。燭  
驅使如意。赫奕多端。視前世間之遊。加一倍矣。曰導  
曰問。初至而索途也。曰集。曰入。曰造。曰觀。既至而縱  
步也。太微宮垣爲天之中。帝庭所屬。故首問焉。清都  
則帝都也。入必集重陽。觀必造旬始。始者不歷九重宮  
闕不盡。不別造星躔。帝都不通深入而宮闕。越出而  
都城。此天上之初遊也。太儀亦爲天帝之庭。錄此而  
又他之焉。則天上之繼遊矣。於微闕爲東北之山。錄

天之中央。歷天之東北。故下臨是山也。市車駕。雲  
。雲。虹。旄。服。也。駢。也。騎。也。種。種。儀。衛。指。數。難。盡。應。接。不  
。暇。視。前。世。間。之。遊。加。百。倍。矣。非。復。無。人。無。獸。之。寂。景  
。矣。升。丘。之。山。不。死。之。鄉。不。足。道。矣。容。與。透。蛇。寫。車。旗  
。之。安。徐。也。假。蹇。駑。驚。寫。馬。之。神。駿。也。方。行。者。結。隊。方  
。軌。之。謂。也。雜。亂。之。中。仍。自。整。齊。也。過。乎。勾。芒。者。東。方  
。之。神。爲。勾。芒。錄。東。北。而。又。過。正。東。也。東。北。爲。偏。東。勾  
。芒。正。東。故。曰。正。策。也。斯。則。天。上。之。三。遊。乎。右。轉。則。共

經歷曲折之區也。飛廉啟路，陽尚未光者，日出惟東，至東而日尚未出，言至之速也。夕在東北之於微閭，故北以晨言也。凌天地以徑度，則繇東而又他度也。斯則天上之四遊乎。風伯代先驅，則超氛埃者不待自言，超矣有爲之辟者矣。願承清塵者不待承矣。無往而不清涼矣。遇蓐收於西皇，繇東之西於此相遇也。前繇東北過正東，其途曲故曰右轉。繇王東之正西，其途直故曰徑度也。前以雲爲旗，以虹爲旄，此以

彗爲旄以車爲麾。又換一番物色焉。光華愈盛。力  
愈大也。陸離上下。驚霧遊波者。上之陸離則若驚霧  
下之陸離則若遊波也。采色轉動不可定也。昔稷隲  
其瓊菲者。繇東北之夕。至正東則爲次日之晨。故曰  
陽杲杲。繇正東而之正西。又將爲是日之夕。故曰曠  
莽也。東爲日出。西爲日入。故分言之也。召玄武後文  
昌。選署衆神。驅使愈多。百靈受役。前所云王子韓衆  
赤松羽人。俱不足道。次始求爲仙。不得求爲神。得

爲鬼自喜氣變茲則衆神憑吾之所選汰矣。正果真  
就矣。世間所懼羈靈西征輒爲意急不敢徐弭節也。  
茲天上飛遊不憂時之峻。驥路卽修遠吾仍紆徐雨  
師雷公供吾左右之使。令日短而仍長。路遠而仍近  
矣。足以自信矣。可自度。兼可度世。其在斯乎。前曰免  
衆患而不懼。今世莫知其所如。禡求身免。未暇爲人  
惟恐世之知之也。茲則隨往如意。世間短晷吾能延  
之。世間遠途吾能縮之。非度一世何止一身。惟恐世

之不知之也。前日終不反其故都爲憤。此日忘歸，樂意恣睢，以担橋視未遊時意，蕩增愁異矣。內欣欣而自美，視未遊時空美，往仙異矣。如是而曰聊媮娛，以滯樂視初欲遊時，踈彷彿以逍遙異矣。萬端愁緒，此際其盡空也哉。

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晚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品思舊故以想像說得情誼關切不得不反故鄉與  
沙灘二字相呼應天上之遊雖快然泛濫縱蕩而已  
獨身出入無復親故同在天上也既爾掩涕又說遐  
舉欲反不遠反文勢善用曲

箋前曰淹浮雲以上征此曰涉青雲以汎濫遊上征  
而後俱屬天界往還也所遊非一處故曰汎濫也初  
登則所撥者浮雲既登則所涉者皆青雲也涉雲之  
內許多侍衛許多供應之彼之此樂極矣不知有盡

問矣。不知有慾事矣。忽然從上臨下。睨夫。却忘者。倏爾不忘也。一念驟至。萬感交集。到。上。亦非解憂之地矣。世緣不斷。仙者固如是乎。此原之所自。嘆自嘲也。始以離俗而志昇仙。茲且離仙而仍墮俗。目前所見。仍是相隨之僕夫。仍是顧而不行之邊馬。所謂雷公雨師。飛廉風伯。豐隆文昌。玄武諸靈。供我使令者。不知散歸何處矣。所謂八龍萬乘。駿也。服也。騎也。一切供我。勸導者。亦不知散歸何處矣。一念之

差百神萬騎皆遁矣。一切仙人之伴侶不足以敵。奮  
故之思。一切恣睢之欣賞不足以敵。太息之懷。勉強  
容與欲再遐舉而高厲之志不足以敵。自抑之心。嗚  
呼墮而下矣。天上之身依然入時俗之儻矣。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蒼忽兮。沛  
澗瀆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處妃。張咸  
池。秦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  
憑夷。玄黿蟲象並出進兮。形驪虬而透蛇。雌蜺便娟兮。

增。攬。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  
以。排。祠。浮。叶。扶。是。反。歌。叶。居。去。反。

品前曰臨觀夫舊鄉。抑志自弭。便當竟反楚國矣。乃  
豈楚不言。但說炎帝南疑。近楚之地。自還於神女音。  
樂之間。又何欲反不敢反也。文心善用慘。  
箋。錄。此。至。寒。門。增。水。復。言。世。界。之。遊。况。也。既。從。天。上。  
而。觀。夫。故。鄉。則。不。能。不。亟。指。矜。鄉。而。自。求。稅。駕。矣。辭。  
天。上。而。入。人。間。舍。天。上。之。西。方。而。就。人。間。之。南。土。九。

疑則近楚之山也。炎帝則近楚之方也。登天則爲乘  
雲而上。浮履地則爲涉水。而自浮方外。淵濊之區。區  
舟楫之所必至也。登天則自皆不死之仙。儔履地則  
祇迎涓水之虞妃。與酒淚之二女。登天則直入天上  
之帝宮。履地則祇秦人閒之帝樂。登天則驅使背風  
伯。雨師。雷公。履地則鼓舞備之。湘靈。海若。憑夷。此相  
殊者也。登天則入龍驤。服效其飛騰。履地則玄螭。垂  
象。競其出進。登天而雄虹。鳳凰。供旗。旆。履地而雌。龍。

鸞鳥備玩。好此相同者也。總之世界漸非天畀利  
者。固輸一籌。卽相同者亦輸一籌矣。終之曰音樂博  
衍者。臨睨反鄉之念。不勝其悲。藉絲竹以消遣之也。  
爲咸池爲承雲爲韶歌爲瑟爲舞種種畢備。故曰博  
衍也。焉逝者有斯音樂。遣懷不須他之也。

舒并節以馳驚兮。連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  
巖頂乎增水。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  
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門叶彌巾反

品欲反不敢反。總因無人代爲平路耳。并節軼迅言  
速反也。反之可速。全仗路之先平邪。徑應前正策。反  
顧應前臨睨。

筦旣低徊於南方。故鄉之思盡在是矣。可以復反於  
楚矣。而又馳焉軼焉。別求迅焉。以擲志自弭者。復爲  
并節之驚。舍南言北。歷寒門求從顛頊者。時俗迫壓  
欲反而不敢反。故終不能南也。顛頊是從。則原之祖  
派縱有蓬島之仙。天上之帝。終不以易吾念祖之思。

也。故初言遠遊以高陽爲程爲始。恨歷言遠遊以顓頊爲終局也。得從顓頊則地上之遊仍可以爲天上之行。故又曰歷玄冥以邪徑乘間維以反顧也。乘邪徑者言取道之捷也。天有六間地有四維皆可以合乘則前之分別地上天上者固自不待分也。法祖之力有倍于修仙者也。黔羸爲造化神名祖德合而造化隨所召矣。爲余先乎平路者來吾道夫先路事君自矢之夙志也。黨人以異路謾之君墜昌被已亦



墜荆棘。君路不得入。已路亦不得平焉。使得召造化而爲余先平路。處處無憂矣。不須避故都矣。此原自傷之慘懷而終以禱祈者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開叶無巾反

品經營四語括盡全局語簡力大千載賦家未有此筆維法無天無地無見無聞憤絕恨絕却使千載共

讀者不知其爲憤恨。手筆高奇。幽渺難尋。

箋四方六漠。此總結通篇之遠遊也。屬之天界者。於微問爲東北。過勾芒爲正東。遇西皇爲正西。此上至列缺之四方六漠也。屬之地界者。順凱風爲從南之北。陽谷爲正東。南州爲正南。臨觀之後。將往南疑。又爲南寒門。玄水爲正北。所云洞瀆海若。則地界之大壑。屬焉。此降望天壑之四方六漠也。因悲時俗。故欲遠遊地界以上。歷天界。既歷天界而臨觀。忽悲。又舍

天界而遠歷地界履地登天有見有聞總之不能不  
悲。所云哀人生之長勤者真不能不動矣。願輕舉而  
登仙者皆爲無益矣。氣卽變道卽傳均無以違悲矣。  
然則如之何其必下無地上無天耳。無聞日無見萬  
類盡滅一身頑冥然後所恨于遭沉濁者至此而始  
不知所恨乎。澹無爲者始得超無爲。承清塵保清澄  
者始得兩至清乎。與時俗爲鄰者始得與太初爲鄰  
乎。若尚有天有地有見有聞未免有庸安能已已若

世原之深於悲也。

總品通篇許多曲折大意大勢則只三層開口悲時俗之迫阨至形枯槁而獨蓄哀訴受形亂世不能遠遊之苦迨忽然氣變從苦得樂樂不可言中間詳說仙遊歷遍世間天上無復分毫堪憂矣乃忽然際視又從樂得苦苦益不可言既已再苦又再尋樂仍馳往於世間馳騁於天上傍徨反顧但有見聞盡絕苦乃永不作乎三層慘慘直欲暗日月而翻山海。

楚辭卷三

閩黃文煥聽直

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骨。閩。  
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閩。閩。惟。時。何。爲。陰。  
陽。三。合。何。本。何。化。化叶虎爲文

品。疊。問。易。非。看。他。逐。段。變。化。處。誰。傳。何。考。誰。極。何。識。  
勞。作。分。對。何。爲。何。本。何。化。連。作。一。圖。此。其。變。法。也。昭。

關之後。又說明明開關。有單拈者。有複洗者。又其變法也。

箋題名天問。開口乃從。違古莫傳。未有天之先。以爲發問之始。蓋欲問其無緣問者也。此原一腔之深恨。非混沌之泛談也。自有天以來。世間物理人事。無一而不令人可疑。無一而不令人可憤。種種弗堪。難言難盡。不知莫傳未形之先。可憤可疑者。又更何若也。宜昭膏肓者。冥而昭昭。而復膏肓也。此未形中將形。

之光華閃動。倏忽也。馮翼者。漸若有可馮者。為漸若。有旁翼者。焉。斯則將形之時。微有影跡。光轉現而為像也。誰能極者。純昭則可見其所極。今冥而昭。昭而復昏。闇無四方之可測也。誰能識者。有像自可識。方在憑翼之內。像猶未堅。非目力之可據也。明明闇闇者。明而愈明。闇而愈闇也。斯時視冥。昭昏闇之互混。倍分矣。何為者。何所作為也。謂盡無為。光景何以忽。異謂屬有為。機械孰與料理也。有陰有陽。又有陰中。

之陽陽中之陰三者合焉。到底是一是三。何者爲本。何者爲化。理卽在氣內。氣卽在理內。而又終不得混之終不得析之。此亦千古學人無能了解於其際者矣。宋儒所謂太極生兩陰陽動靜之說。屈子一言證之矣。於陰陽之外另拈一太極以爲本。則太極與陰陽顯然成三。是太極有形也。不得不又增以無極。屈子只言陰陽之合而不言三。是何物更渾淪莫辨矣。闔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繫。天



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昏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  
敷出自陽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  
死則又有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女岐無合夫焉取九  
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  
惟靈安臧加叶甚屬音注分叶數因反在叶紫明叶芒

品前總言天地此以圓則四語八柱二語分言天地  
善此八語作挈綱下而又再分說天地孰管孰作焉

繫焉加字法又一變換。安放安屬一句兩疊句法又一變換。日月各著四語段法又一變換。純言天象之中。忍及女岐伯強別施穿插以破板破直乃仍說明晦星宿歸之天象章法又一變換。

箋此言既形之後種種湛疑不能盡闕其妄不能確察其有原蒸借此疑團以抒渣滓也。謂天圓九重孰判之而爲九孰削之而使圓此非人工之所能爲也。天未形而忽形又非天工之所能自爲也。謂天蹟氣。

何以必九何以必圓也。九重之中從何重爲初作之。從此非次序之所可言也。又非無次序之所可言也。凡物必有幹乃可不墜。必有維乃可下垂。天清上浮。究竟繫在何處。言天者曰南極北極。究竟此極加之何方。將極之外別有置極之處。耶抑無置極之處。耶地稱八柱以地承天。以柱承地。卽承所當果在何處。耶。下濁成地。東南不足。何故而不足。耶。將解之曰。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當其初疑何故高下。耶。天之

有九也。以此天載彼天誰爲放頓。誰爲連屬耶。旣已  
有九則必有隅隈。每天一天共幾隅隈耶。此數問者。幻  
而未易知者也。至天周地外則天地相沓之實理。每  
歲十二辰。則四時相會之晷度。二曜隨天。諸星分舍。  
易見易知。似不待問。而循跡在今。習爲固然。鉤玄於  
始。則日用恒見之中。舉皆不可解之事。天地旣判。清  
濁相分。又何以包裹相沓。曰子曰。亥。古人創立名字。  
何所憑據。迄今判不可易。日月列星光華。初疑形質。

誰爲派置。迄今森不可泐。斯則所問愈顯正愈微矣。  
若夫日行幾里。曆家以爲周天赤道計里一百七萬  
四千。日行晝夜一周。春秋二分晝夜各行其半。夏長  
冬短。一進一短。各行其什之一。淮南子以爲山于陽  
谷。至于蒙谷。自晨明至定昏。凡行九州七舍。計里五  
億萬七千三百有九。豈不具載里數。然一切揣度之  
言耳。誰爲夸父。追日。觀知其確乎。月之盈虧。因乎日  
光。原豈不知。而造句務奇。曰死曰又有原。其有深感。

耶懷之入泰而不返也。原之將投水而求死也不能。如月之又有明矣。又曰顧菟在腹原其更有深感耶。使無此微黑之兔影月光豈不倍明何所利而蔽之。腹也。蓋受障于讒主上不明之隱喻也。其忽接女岐也。有天有地因以有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而女岐無合乃生九子成男成女之非論亦有不足憑者也。伯強害人惠氣養人無絲知害人之何處而驅之無絲知養人之何處而就之。夫又安得不問哉。其又復

言明也。願明不願晦。原之懷也。願如日之大明。不願如彗之小光。又原之懷也。何闔何開。未且安滅。則原所傷而益不得。不問也。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鳴龜曳鉞。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鮫。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窺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鮫何所嘗。禹何所成。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尚叶嘗行叶戶郎反聽叶

平聲施叶所加反化叶虎爪反寘與墳同墳叶敷連反

歷叶勒

品三才。隳立天地之氣運。或非其人而壞。或得其人而補。天象非人所能管度。初作而地形則專資人所奠。安窮九天之際。一段詳言天下文九州以下詳言地。却將治洪水之人事插在中間章法。又一破板板直。遠鴟龜曳銜句法出奇處。以張整其就一段數。



苟單行其法錯綜處。雖禹之後。忽道康回地之。皆  
善於洪水。乃康回一怒。此洪水爲更烈。章法又一出  
奇。轉錄處。

遂。選。之。任。選。此。不。古。君。臣。之。恨。端。禹。之。不。能。效。終。此。  
不。古。父。子。之。恨。端。也。故。敘。次。天。地。日。月。之。後。而。至。此。  
以。禹。鯀。之。事。也。信。任。上。官。懷。之。不。說。原。所。深。嘆。而。知。  
人。爲。報。帝。信。爾。爾。何。以。尚。之。何。不。謀。而。行。之。蓋。曰。  
誤。信。之。嗟。自。帝。世。而。已。然。矣。何。獨。今。哉。原。以。宗。臣。不。

能救懷之死。秦禹以子不能救。鮫之永。過口何以變。  
化何續。初。糞業。厥諒不同。益曰。糞之痛。自大禹而  
已然矣。豈獨吾哉。甚哉斯文之悲深也。鴉。鷓。銜。與。者。  
飛鳥親高。水族就下。類既各殊。性亦各逆。欲使之互  
用。徇卑而不相違。必無之理也。言鮫之治水。不知用  
順而逆也。國語稱其壘高原。卑以高為卑。則是欲竭  
下而從適。龜鳥。鳩以入也。以羊為高。則是欲窮節而  
處。鳩。鷓。銜。龜。以飛也。何。鮫。者。不知。鮫。之。何。故。而。反。生。

于是也。平。務。成。功。者。不。違。高。里。之。勢。而。從。水。之。洑。也。  
鵝。適。互。相。受。衝。則。逆。鵝。還。龜。性。最。還。龜。性。則。順。功。自。  
可。成。刑。何。所。加。而。強。額。昧。之。也。三。年。不。施。者。鯀。之。治。  
水。九。載。弗。厝。遂。乃。行。永。遏。焉。當。其。三。載。考。績。成。敗。是。  
以。立。知。用。逆。不。用。順。必。無。成。型。矣。何。不。立。施。羽。山。之。  
法。而。又。違。之。九。載。方。責。其。無。成。也。是。堯。之。于。鯀。既。未。  
能。知。之。于。初。舉。之。日。而。又。未。能。知。之。于。三。載。之。際。也。  
謀。而。行。之。而。而。然。不。覺。也。師。尚。之。儻。亦。不。聞。終。舉。也。

豈生靈厄數。慮當未沛。聖神明斷。亦未易。豈決耶。是  
明仰問。而茫然者矣。伯禹腹鯀。何以變化者。是父是  
子。宜相肖似。乃鯀逆水以治水。九載之久。猶不知轉  
移。而何以禹獨反父之所為。自生其變化也。一家之  
中。智愚頓殊。一至於此。禹所篡者。即父之精所成。亦  
即父之功而謀。乃不同禹。何不以其謀告之。父耶。將  
禹時尚幼。即觀禹。豈修太原之說。因鯀功而修。則  
鯀之所治禹。亦有不盡。故者矣。父受過子。受成。此禹

一生之恨而亦千古之共嘆也。何墳何墳者承繼也。不同而言也。墳墳起也。左傳所謂灌地墳是也。九則九州之則壤定賦也。墮高堙卑。鯀以此受罪。古今稱禹皆曰反鯀所爲。然洪泉亦有極深之處。何以填之。使平。欲分九則之壤。何以起之。使高。若謂禹盡不用墮高堙卑之法。亦未易盡信也。總之。水之大勢。既順。則墮堙亦未嘗逆。此不同中之同。同中之不同也。何畫何歷者。禹之治水。應龍佐之。以尾畫地。何獮豸。

禹而畫不爲鯀而畫也。禹導水以入河。導河以入海。  
應龍旣爲之畫其所經歷次第龍跡何在。又何爲禹  
而歷不爲鯀而歷也。禹藉龍之能而鯀乃不得藉子  
之庇。天耶人耶。再言鯀禹者。總結前文也。不任沮洳  
之人而乃使營水致穢。然九載究竟何所營乎。禹底  
聖功而無救於其父。究竟何所成乎。蓋反覆於知人  
之難行孝之未易也。其忽及廢回也。鯀之後莫地者  
禹也。鯀之先傾地者康回也。注江注海非將怒傾之

地勢。禹何繇成功。幾何故。以東南傾。卽前東南何爲之轉語也。歸之積形之自然。則何故偏不足於東南。歸之人事之使然。則所傳。秉回怒觸者。何故偏傾於東南也。地有八柱。乃虧在東南。豈東南之柱獨短耶。共工頭觸不周。而柱折。豈東南之柱獨弱耶。

九州安錯。川谷何滂。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棄。其術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

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  
爨。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雄虺九首。儻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泝九衢。泉  
華安厝。靈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  
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魃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  
羽。滂音戶在似叶紫招叶之皓反

品康回憑怒。與鯀禹相形。旣結前段。此又卽承述句。  
故以東南傾一語發揮。何滂東流。及東西南北。以詳



言地康回二句遂爲前後段之連環。文陣最爲不測。叠用其字段法又一變換。詳言地中忽插天象。日。日。安不到羲和未揚。以爲參差映帶。實則燭龍若木。皆言西北之區。連上西北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其餘鳥獸草木華夷壽夭。以盡地中之所產。而又再插天象。日解羽。以爲參差映帶。實則窮究鳥落羽。解確在何處。仍屬言地。未嘗一絲混亂也。章法整而變變而整備。極虛火。

箋此復詳言地也。八柱東南已及於地而未如言天之詳故復補其說也。言地宜亟繼天乃先言禹鯀再言地者。洪水既治而後地始奠也。均之地耳何故錯綜而以爲九真此之界不堪移於彼之界乎。均之士耳何故淫而爲川深而爲谷。豈混沌之時預有濬之者乎。是皆至顯而實至晦者也。萬水歸東不問盈溢其故安在。莫能身履而確見之所云尾閭汙焦之說或以理解或以幻言。總皆億度。屈子以一問掃盡衆

地體至方東西南北長短自當適均。而虧傾屬之。南則西北之脩似多於東南。果孰爲多乎。東南同虧而萬水皆歸東。則東之虧又似比南更多。南較有餘於東矣。絲南之北其順而狹長者所廣幾何。淮南子所云太章自東極步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豎亥自北極步至南極亦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祗屬均停。既非於修之孰多。又云。圖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則

東西反長南北反狹。更昧於衍之幾何。後人紛紛妄說。原又以一問掃盡矣。崑崙之上爲玄圃。天下之山皆從崑崙發脈。則是諸山俱屬崑崙之前之左右分脈。以出非其背也。人身背後脊骨盡處謂之尻。是崑之頂。既峻起。天半則其尻必深入地中。尻果安屬乎。背既未易見。尻愈未易知矣。玄圃已在崑崙之上。增城又在玄圃之上。高而愈高。是難以里計者也。設崑崙者曰四百四十門。誰從此門出入。而知其數乎。崑

崙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何以必待西北爲通氣乎。  
若華燭龍則亦皆西北之區也。西北無日之國有龍  
銜燭以炤崙崙西極。若木之華其光可以炤地。何炤  
何光原蓋於此有深感焉。使真有燭龍可以代炤。浩  
華可以普光也。忠臣不患不明。浮世不患長夜矣。安  
得移而取之以爲幽悲者。一豁手莫不苦冬之凍。莫  
不苦夏之暑。使冬能暖夏能寒。人心豈復怨咨哉。其  
地安在。庶幾可就否。歟。百艸欲芳而鳴鴈敗之。嚴霜

瘁之焉。有石林不憂瘁敗乎。我有繁言不可結。論人  
與人苦不相通也。何獸能言。人與獸竟可相聞乎。陸  
處者不能水居。類各有所殊。智各有所短。忠臣拙於  
爲佞。固自爾爾焉。有龍虬負能以遊。助其所短。水陸  
咸直乎。雄虺九首。往來儻忽。安得知其定在。庶易以  
避乎。留不死之芻蕘。非飛騰不能至。安得知其定所  
處。易以從乎。古有長人之國。今有人安在所守。何處  
卡。靡靡之象。吞象之蛇。世間異物。無所不有。莫得論

親見者多矣。故雜以問也。山海經冥海之北有黑河。淮南謂三危在樂民。西玄則異。方有玄股之國。禹貢亦有三危。黑水。經典可攷。而曰安在者。與圖遙邈。實踐何人。滄桑遷變。安知今古之同否哉。故又以問也。前曰不死何所。此又問者。前問其地。此復問其年也。求仙孰言延年。究竟幾年乎。有止耶。無止耶。果真能與天地同盡耶。恐亦未易信也。鯨魚所堆焉。處何所。亦問靡薜靈蛇之意也。焉蹕焉解者。世俗共傳。

非射九日日落則日中之鳥必墜墜屬何地焉墜則羽必解羽果何存乎古今以來虛辭無稽往往如此驗其實則立窮矣原以此問闕妄非喜怪譎也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僉山女而道之干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欲不同味而快飽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蠻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華而禹播降啟棘實而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



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然肉  
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  
衽。揆之飽叶備降叶胡功反歌叶巨依反地叶低射叶  
貯若反謀叶謨悲反

品從前皆短句分段。至此却用數句作長段。章法又  
變換處。射籍胡射是射。作革革孽射革。以字法添段  
法之映帶。又一變換處。

箋錄此以後皆詳言人事之治亂。亡主奸臣。既使人

恨聖主賢臣亦未易滿人意。種種不齊，真難致詰。而  
茲則有夏一代之始末也。禹之治水，前已道及。乃於  
此又複言之者，將言禹之傳啟，故復從禹爲開端也。  
言禹而若不滿于禹，言啟而若不滿於啟，蓋被諱之  
憤懷，借千古之帝王以遠問而致疑也。苟可以謗無  
一人而不可謗也。馮衍塗山者，禹既勤力圖功，意爲  
下土計，則何不徑弗娶而行，乃又通之台桑，如非治  
水之順途，而特歸娶則枉道。既婚，帝命卽因治水之

順途而歸。娶則亦以娶妻而緩治水之期矣。○  
日無幾而到底娶妻以固繼嗣謀身較急也。○  
閔妃者禹以治水爲閔民者也。○先娶而後出是閔民不知閔妃也。○  
閔妃之匹合倍于閔民之陪溺也。○快飽者爲娶四日而卽行。○  
固與嘗人戀家嗜欲不同。○然總之不能不以身家爲先。○  
譬之衆人之嗜欲則求快於三餐。○而則求快於蟲飽者也。○  
雖與三餐者殊而務求一飽之意猶然未能妄情於妻。○  
未能妄情於繼嗣矣。○言啟

而獨曰啟代益作后者。此原之微詞也。堯舜皆官天  
下。禹乃家天下。禹未嘗不薦益而啓卒以謳歌自居。  
是啟有意于代之不欲讓之也。人盡歸啓莫與爲  
孽矣。而忽有有扈之不服。是卒然離孽也。然則天下  
之謳歌啟。固有未全者乎。惟憂而拘。是達者父孽。益  
則宜乎讓此官。天下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人不讓則  
宜修德。此舞兩階之舊例所宜拘者也。今改儼然自  
居帝位。忿然而征。不服。是專于憂勤。而比歷來應召。

之見直以達節破之矣。啟于二帝之道合乎此。帝降而王一大疑家也。故以問也。射筭無害者。啟以家天下爲人所不服。宜有害于厥躬。損其德舉。乃與啟爲孽之人卒歸。啟所射盡而啓之羽終不失。顯名也。曰射者。諸國爲啓所勝。故以射言也。復曰后益者。啓雖代益作后。而益以禹薦固當作后者。不妨題之。以后也。此又原一字之微辭也。作革播降者。因禹治水。稷乃教耕。凡天所降之嘉種。得以播之。是開播降。

之先功在禹而益以掌火烈山澤則開治水之先又在益稷之子孫與禹均有天下益獨其後其身兩無與焉此又天地一大疑案也故以問也。革謂革故而從新也。作劍作也。益効力于治水之先益因作革之始也。啓棘賓商者棘猶亟也。詩所謂匪棘其欲之棘也。賓陳也。商略也。九辯九歌卽禹所云九敘九歌也。以所敘列者明辯而不容混。故曰辯也。言啓益子緒禹之緒陳列而商略此九者也。胡勤子啓涉死分寤。

地者石破啓生則是啓之母死而分裂體不復全也  
既已爲石、鯀竟於地形不復化也、禹勤於歸我子而  
竟屠其母、以是爲問者、人生五倫多不如意之事、堯  
舜以來均爲子而禹以啓爲子、禹之有賢子幸矣、乃  
父受命、過以死啓、以禹爲父、以仰繼父業爲快於父  
之、而全矣、乃母屬化石、以死、缺陷之端、何處不有哉、  
帝、澤、夷、羿、者、古、今、大、奸、未、有、非、天、之、所、降、者、也、天、將  
亡、是、國、則、特、生、是、奸、而、子、之、以、亂、國、之、才、亂、國、之、膽、

鬼神亦若交呵護焉。非偶然也。革孽夏民者。向卒然  
離孽而無害。茲帝以革孽其民。恐不能無害矣。胡射  
而妻者。奸人正當得志之時。百靈亦無如之何。河伯  
任其矢中。宓妃憑其夢狎。而况同朝之人。有不悉聽  
顛倒者乎。原蓋借羿以寫上官大夫之悵也。故以問  
也。夫亦曰帝之降之。胡令其至此極而不為少一節  
制也。帝不之督。又何望哉。引弓射豨。蒸齊上饗。此真  
小人卻受帝降。滿志媚帝之秋。帝顧不以焉。若焉夫。



帝假問之矣。胡帝而又不之若乎。嗚呼。嗚呼。何見之。耶。取之不若。何如。始之勿降。耶。賢者嘗不幸。小人嘗幸。此又古今賢奸一大疑案也。混合婁以謀弄而曰。何罪之射。革者。昇革孽夏民者也。混索昇者也。何罪之工。於革夏而卒。彼人所吞謀也。天耶。人耶。搆啓曰。昔。約。昇。曰。射。革。昔。借。壯。以。言。戰。隊。攻。取。之。事。也。益。以。片。業。不。能。享。有。天。下。歸。之。於。啓。而。昇。以。章。孽。復。夏。混。又。以。爰。謀。殘。昇。之。射。革。啓。亦。烏。知。其。復。之。至。此。哉。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  
菅是營何繇并投而鮫疾脩盈

品痛禹子孫被篡忽再遘鮫添其太息章法幻處胸  
山凄涼萬狀恐禹亦不堪聞也忠孝之淚欲洒大千  
變此因夏祚之既終而複遘夫鮫也禹傳祚於其子  
未數世而已止禹欲蒸慈於其父乃數百世而繼之  
惡行盈於天下禹之所百求以贖鯀聲名者身前身  
後受窮矣力有所不得用經有所不得慰矣原茲自



蘇之惡鳴。所救之疾。愈盈焉之心。愈成矣。  
白。觀。嬰。郭。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滅。天。式。從。橫。  
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撰。體。脇。鹿。何。以。膺。之。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  
以。遷。之。安叶一走反

品前後敘次。其事以及於湯。忽神此敘行。錯雜其中。  
是章法變幻。破直處。錯綜之中。仍復連貫。以罔說。  
可嘗神。悞不可憑。物理不可定。爲忽莊論。忽劣至此。

與相發之義。天式縱橫造語奇峭。

箋前引有夏治亂致疑于人世。此則致疑于神仙也。禹不能救其父之不殛。啓不能必其後之不已。蓋事固難預料乎。乃事之未易料者。卽神仙亦未能自必也。文子旣化魄持藥。以與子喬。乃被擊而墮。何所持之不固也。尸墜而死。又何匿之不滅也。是變化之術。疎也。式法也。仙術卽法乎。天所當縱橫自如。今乃被擊而陽死。陽死者佯死也。離者魂離而魄墮也。陽死

之後乃始化爲大鳥。其後既能化鳥以飛。其先又何  
墮體而死乎。則是可以變化於後不能變化於先也。  
神仙猶有疎時而况人哉。故以問也。至於天地之布  
氣萬物之成形亦皆種種有不易知者。雨師忽與膚  
寸驟合。異鹿見怪首足重駢。誰能悉其所以然哉。猷  
之異有鹿介之異。又有鰲安置也。鰲之戴山非舞誰  
挾山而置其上者。釋舟陵行再申鰲非之說。惟舟可  
以載物。鰲之背固非舟也。戴山則水居之性變爲陸

行矣。誰遷之而使變其性乎。

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  
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  
以厚之。覆舟斟。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殛焉。

方反

嫂叶婁殆叶當以反取此苟反得叶徒

品先從少康說到湯。乃再說桀說湯。此又以湯說  
錯綜以破直處。何厚何取。命意甚奧。

○ 筮此言湯之伐夏而復引夏代以爲開端也。不直言  
○ 桀之失道爲湯所併而先言少康中興忽繼以湯之  
○ 易旅者雖有中興之祖宗不能救其後之不亡此天  
○ 道所以可疑而人事不臧爲可恨也。顛隕顛易所以  
○ 致問者姦臣之敗亦有數存乎其間當其應敗則王  
○ 獵在野可藉多力以抗誅。可因曠野以逃生而卒不  
○ 得免焉。當其未敗則同館爰止。豈不較易。兼以夜襲  
○ 更何能避。而竟誤認女岐。遂爾顛易。救耶否耶。親以



遂死。者既脫易首之厄。宜可逃死。乃仍受顛隕之禍。親自逢之也。罪惡貫盈。固有候也。湯謀易旅者。少康以一旅復與者也。湯卒奪康後之天下。是易其旅也。覆舟斟尋者。國統猶之濟舟。然相依斟尋以期舟濟。澆滅相而覆其舟。少康滅澆。與夏湯復代其後。是又覆其舟也。何厚何取者。少康之得民甚厚。湯何以更厚。少康之取國甚工。湯何以更工。故爲疑訝之言。見夫少康之道。若子孫世守不失。湯未能厚之取之也。

然後歸罪于桀。冷言之曰：伐蒙何得得一妹媼以亡其國。是爲有得乎無得乎。伐人乎自伐乎。于是又莊言之曰：美色害政惑者自惑。桀實失德非復一端。縱肆之罪豈但一婦人故曰：妹喜何肆。寬喜之辜所以甚。桀之罪也。湯何殛者。微辭不滿于湯。故伐難免。斷德。罔借妹喜以爲兵端焉耳。

舜閔在家。父何以饜。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瓊臺十成。誰所極焉。登立爲帝。孰道尚之。女媧

有體孰制臣之。蘇叶吟

品何惡之後便可徑接下文綠鴨飾玉同尹謀築諸語却於此穿插二女有娥女媧又一章法破直處舜則在家與禹閔妃匹相映澆桀之敗錄寵婦人舜之不告而娶高辛氏之爲妃築瑤臺豈不似昵其室家然仍不妨爲聖帝也國事之日非君責聽謔失德非盡屬婦人之罪原蓋致愆於鄭袖作此轉語也使無上官大夫諸讒臣卽有鄭袖容何傷。

箋此因澆桀均以婦人敗亡。而因遠邇前代妃匹女  
后之事也。舜何嘗無二妃。高帝何嘗無簡狄女媧則  
居然以婦人宰制天下矣。父何以鯀者。舜之父母何  
故不爲娶也。堯不姚告者。疑聖人之急于從權何故  
無稟命而遠親也。瓚臺卽孫觀所云乃望瑤臺。見方  
娥之佚女。王逸引呂氏春秋有娥築臺以飲食其女  
是也。下文亦曰簡狄在臺。與此相應。則此爲簡狄明  
矣。臺上春卯登臺。俱然之事耳。初意何所從起。而必

於臺也。臺高十城。誰欲隆之。而至此極。抑何以一  
之。故不憚費財也。女媧史記謂女子稱帝。執登立者。  
執空女媧於民上。推而立之也。天耶。人耶。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陽乃統陰。陰祗承陽。是遵何道而崇尚一  
女人乎。女媧牛首蛇身形體怪異。孰制匠者。孰爲宰  
制。而匠造其形也。其殆天欲以大位予之。故設異形  
表之歟。先言初萌。後言十成。先言登立。後言女媧倒  
句。以見奇也。

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爲敗。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執期去斯。得兩男子。

品再插兄弟二段添文障之錯綜。

箋既歷言夫婦之際而因及於兄弟也。五倫之內。缺陷多端。無所不有。舜之於象。以不賢之弟而處變者也。太伯仲雍。以讓王季。不得不他往。又以賢兄弟而處變者也。象之害舜。肆其犬豕之心。舜之身終不爲所殘。舜所以自全之術。秘吳吳獲迄古者。斷髮之

之地。文教不及。其獲與文教。迄告公之世。乃育南岳。是止之人也。避中國以去。中國爲失。兩男子就吳。以止。吳爲得。兩男子。豈天將開吳耶。此不去。則彼不得。天所以錫吳之緣。亦巧矣。秘也。巧也。故又以問也。緯。鶴節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喜。

悅叶稅喜叶嬉

品后帝是饗。與前后帝不若相映。帝乃降觀。下逢伊

孽與前帝降夷羿相映。奸臣賢相皆帝所降。生降觀也。不肯受奸臣之饗。特受賢相之饗。皆帝所分別也。帝不受奸臣之饗。何故。又生奸臣之身。特受賢相之饗。又何爲。俾其助放伐。棄君臣之義。帝亦自爲矛盾矣。語具深憤。難訴難伸。旣已咎帝。不宜降尹。佐賜咎人。不立盡悅。湯而又忽。及簡狄生契。蓋曰。少契之始。而已定爲生商之天下矣。數定久矣。章法愈變。其意殊乃愈清。楚。



箋前言湯之伐桀未及伊尹故此復揭之也湯之首  
行放伐內懷慙德尹爲之也前曰湯誅易旅此曰尹  
承謀無尹之承之湯亦未易奪桀之祚也后帝是饗  
者惟仁人爲能饗帝尹工于調鼎佐湯使湯爲帝所  
饗當就桀之口若以烹鵠羹脩玉鼎之法教桀以小  
心昭事使桀克當於帝心毋致湯之弔伐豈非妙用  
乃承湯意以爲間于桀伐吾有陰謀回天無大力何  
哉其終之喪也其始之謀之也非待終也帝乃降觀

者既答伊尹。又答天帝。帝實降觀于世。擇尹佐湯。尹固不能違天矣。然君臣大義。究竟湏存。何以伐桀。鳴條放桀。南巢黎民之衆。遂無一人以爲非。而反心服。咸悅也。周之伐殷。猶有叩馬之夷。齊殷之伐。夏并無不服之頑民。何也。從來贊湯武者曰。順天應人。屈原責天責人。深致詰焉。翻古今之案。以君臣之義。毋使寡執藉口也。其遡簡狄也。則又以之繼夏。歸諸不可逃之數也。生豈在帝。筆之時。契之裔。封於商。而

其後因以有天下。不惟人不能預測。天亦不能預。矣。築臺處狄。豈知有玄鳥之語。那鳥卽詒矣。狄何所喜於鳥邪。而遽吞之。是一大疑案也。然則伐夏者。玄鳥也。非湯尹也。

諺乘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于協時。誰何以懷之。平脇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乘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牛叶魚奇反來斗力之反

品反覆於少康之中興承上湯之伐夏却將于協四  
語插入其中章法又一錯綜以破直處因少康說及  
禹之征苗錯綜中又未嘗混亂。

箋季種勿也傳國多仗長君少康爲相之遺腹非屬  
伯仲之刻乃德足興夏故曰秉季德也厥父是滅美  
幹纒也周終斃于有扈則原之隱語也啓以有扈不  
服滅之預爲子孫弭亂乃復有非澆之繼起以難改  
之後也是啓之後不難于前之有扈而難于後之難



之干羽可以服敵。禹受揖遜於舜。而啓仗下戈以誅  
有扈。不復崇禹之德。故其後世紛紛在殺運之中也。  
再言有扈。牧豎者。牧正之官。原非牧豎。然既失國而  
爲牧正之官。猶之牧豎耳。少康官於有仍。而曰有扈  
牧豎。因見斃于致。有扈者。乃屈身他依。故係之曰有  
扈。牧豎也。非有扈而題之曰有扈。猶益未嘗作后。而  
表之曰后。益也。云何而逢猶。少康之使汝艾殺澆也。  
擊冰而出。則申前顛易厥首之說也。澆既與女媧同

館溺於牀廣之愛。乃卒無絲得澆之肯。亦擊其北而  
出也。其本何從者。澆之命。不能不死於後日。乃假不  
死。于此時。誰爲護其命者。天意耶。人事耶。恒秉季德  
者。美康之德。始終如一。無有初鮮終之嘆也。朴報朴  
也。焉得夫朴牛者。卽承上牧夫牛羊之說也。以牧正  
之官而復得天下。機緣疑屬意外。故以此致問。其何  
所得也。惟天子乃可以班爵祿。康之初。依于虞。不遇  
以避難。歲身獲還。來爲幸。乃卒以復興也。往管者。此

中擇地相時百計經營。不知幾何苦心妙用也。苟能  
來而不能往。則終於逃而已。國統失矣。

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胥茅並湮。  
危害厥尤。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見叶虛良反

品級發經遠遊九章。皆以複句爲前後。應天問層  
層。引事司無繇。復乃一事屢言之。以事之複爲點綴。  
開鎖有狄不寧。申前簡狄何喜。危害厥尤。申前不危  
也。字法甚明。因言少康復說。到生契與前言湯。其集



迦簡狄同意。方在中興。已有伐夏之兆。齋伺于  
妻簡狄與少康意原相連。又插入舜象章法。尤有意  
干錯綜。

箋有伏卽簡狄也。玄鳥詒卵以與人。此昏昧微渺不  
可知之故。循跡而論。簡狄宜見卵而爲之心驚不寧。  
乃遽吞之。如此則九衆鳥之栖于棘者。凡有墮卵皆  
可以欲得負子。而肆情於各爲吞乎。前曰何喜隱譏  
之。此曰肆情顯譏之矣。其忽及舜之厚其弟也。則又

因前篡弑放伐而致感也。舉至於殺舜而舜仍封之。有舅子孫遞傳兄弟天佐之愛厚一至此君臣之義倍於兄弟而奸臣篡君聖主亦伐君抑何後世之視君臣不如舜視兄弟之厚乎是原所最拊心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舉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

婦叶芳尾反

品有莘不送湯不能得此當日實事却先言帝降下

遂以見天意人事相相成章法善於實中造  
中造逆

變前既言佐湯屬之計此又奇尹之所自出也契之  
生以卵尹之生以木理佐初生咸怪異不可知如此  
自天降而觀則尹者帝之所選以昇湯自人觀則尹  
者有莘之所賤以予湯者也起家卑微機緣顛倒之  
中又忽然湊合何變幻至是哉乞彼小臣而告妃是  
得者乞專詞也是得連而及之之詞也有莘因送女

乃以尹爲膠所專在于送女。明屬乞彼吉妃而小臣  
是得。乃倒言之者。慶得賢臣則尹反爲專求而吉妃  
反若爲連及也。世紀湯夢有人抱鼎對已而咲寤而  
訪求伊摯于有莘之野。乃乞婚于有莘。摯遂爲膠臣。  
以是爲問者謂湯之巧于求摯一至此也。夫何惡者  
尹生十空桑之木。所生既異。又長而有殊。才有莘真  
知珍之。何所厭惡而竟以資湯也。許棄賢也。後帝伐  
桀也。湯以無罪被拘重泉。桀之遷也。然分歸臣于豎

敢有求勝其君之心。報怨放伐。誰使挑之。尹挑之。湯而真不具。伐帝之勝心。不露其微。尹亦安能挑之。使尹得以挑者。又湯也。幸不勝尹。則湯尹之謀不得。批挑相合。是批湯挑尹者。又有幸也。

會龜爭盟。何踐。魯期。蒼鳥羣飛。孰使羣之列。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穰。

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衡何說  
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  
九合卒然身殺何叶音奚反行叶杭底音指佑叶于

思反氣音殺

品、重、商、代、夏、忽、接、入、周、伐、商、征、誅、既、啓、揖、遜、難、復、如、  
若、報、應、之、不、爽、然、始、不、滿、於、湯、尹、茲、又、不、滿、于、武、王、  
太、公、不、滿、於、周、公、一、世、孤、憤、只、爲、君、臣、大、義、決、不、  
衣、冠、錘、焉、千、古、照、發、行、事、未、易、明、和、原、所、錄、不、死、

休也。

筮此全言周家一代之事也。湯抄築而武伐紂。湯之  
先爲契。以吞燕卵而生武之先爲稷。以履巨跡而生  
得。紂肇祥。若一轍焉。其曰何踐孰萃。致不滿之微詞  
也。美順應之師者。皆曰不期而會。然前此稱不期矣。  
甲子之朝。誓師俱在。謂非出於期約可乎。將誰欺乎。  
稱尚父之勇者。曰時惟鷹揚。師旅用張。一鷹先之。萃  
蒼鳥佐之。此豈獨尚父一人一日之事。謂非久有萃。

罪可乎。列擊紂躬則罪周之辭詞也。奪其國又不免  
其身。既死矣。又忍擊之乎。列擊謂非一人非一擊也。  
是周人盡凌其死君也。將誘之口陰謀盡屈太公鉞  
斬旗懸。或周公所不喜見。然與武王發探謀圖定國  
命者誰乎。既已親揆之於先。卽咨嗟於後。無益也。安  
施伊何則原之爲股。涕流也。天授勝以天下。股之後  
人膺大位而布惠。肇國何施不可。乃坐致滅亡也。孫  
齊此位竟何所施乎。國之與必有所以成之。反其



以成。乃底于亡。召士之罪。專屬之何事乎。此亦後代  
之龜鑑。不可不知也。爭遣伐器。諸侯各遣兵會伐也。  
即申羣飛之說也。並驅擊翼。即申羣飛之說也。何行  
何將者。謂人心共合。士卒咸勇。何以至是。必有預而  
行之。預而將之者也。將者明也。有著明一定之指。衆  
乃咸喻也。前之飛盟羣飛意已道盡。不厭復申者。亡  
國之恨。凡爲臣子所當留連三嘆。周之有以行之。有  
以將之。是周之善施也。善成也。以周之善施善成。愈

可恨夫殷之安施反成也。甫言武王之興周而遽及  
昭穆與幽之壞。周成康則畧之。昭穆幽則詳之。何也。  
治少亂多。成康之所守不足。供昭穆幽之所壞宜鑒。  
于殷。曾是不思。真可深嘆也。成遊者。聖主省民原有  
巡狩昏立。恣欲祇成其爲遊而已。譏昭而引楚蒙白  
鐘者。觀後來包茅不貢之語。意者當昭之時。別有所  
徵。貢于楚。遂親歷楚地。耶。逢者。欲躬逢之也。祖宗無  
意于譏。蘇而白。雖諫求子孫。有意于躬逢。而出遊被

弱何相反至是哉。然則祖宗之故事。即開子孫之禍。端相反。又相因也。厥利惟何者。方物之利。不足以當天位之重。雉卽不來。無損也。有昭王之南遊。爲前車。而又有遼王之周流。貪心使之耳。借巡狩之名。巧以濟其侮耳。何故周流。亦居然易見矣。將使四方必有車轍馬足。穆王所謂雄心。而原乃斥之。以爲巧侮也。何原之善。搜病根也。又申之曰。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者。一日萬幾。環中以應當料理者。何限。乃舍此不務。

何其別有索求也。是不可解也。至于幽王尤有異者。數定于數百年之前。而禍應于數百年之後。龍聚既經三代童謠。亦非一日。因童謠而執賣狐箕之人。因被執而反收棄擲之女。此真天也。然使幽王不誅褒人。則褒人不贖罪。此女終不入王宮。又焉能得之。因得褒姒而卒爲大戎所殺。王之誅褒人。誰乎自誅而已。此人事也。以爲人而本之天。以爲天而又屬之人。是愈不可解者也。嗚呼。天命反側。何所不有。一人之

身而忽然佑之。忽然罰之。桓之九合。是得佑也。卒然  
身殺。是得罰也。一身且不自主。而况前王後王之際  
乎。宜乎祖宗之德不救子孫之敗也。言周衰而終齊  
桓者。五伯遠起。周室日弱。贅旒之侯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  
而邙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于水。  
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

長之伯昌號。衰乘鞭作收。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遷。  
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  
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  
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服叶  
蒲北反。封叶孚音反。告叶古。后反。識與志同。喜叶許音。

反

品孰使亂惑。起下惑婦。紂若不信。讒殺賢。卽僅一惑。  
婦未遠亡國也。因紂之亡於周。忽邈及周初之稷。蘇

稷及文、錄文又遯太王章法出沒乍順乍逆極其  
幻惑婦何所譏武王稱兵之詞諄諄以妲己爲罪端  
然天命久矣紂之可譏信讒殺賢不獨惑婦之一事  
又何譏焉放伐之際不得不藉口於此所以寓不滿  
夫武王也文王欲曲救之武王欲急伐之何互殊乃  
爾。

箋旣詳周室之興衰而又複言紂亡之故遠遯周興  
之先者覆轍之不鑒祖德之不紹徒令後人復哀後

人也。前之悼殷曰：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虛語使人自  
思。尚未實指其罪。此曰：何惡輔弼。謔諛是服。罪在此  
矣。屈原被謾之憤懷。作天問之本旨。於此觸古傷今。  
不能不明言之矣。孰使惑亂者。賢奸易辨。昏迷不應。  
至此豈別有奪其鑿而蔽其衷者耶。果孰使之耶。悲  
哉。原之爲此語也。比于雷開申言惡服之實事。何逆  
何順者。忠言逆耳。諛言順心。世主之所謂逆順也。盡  
忠乃圖國之大計。其實有何逆乎。道諛乃欺主之秋。



圖其實有何怪乎。聖人異方者，凡諸忠臣固皆國之  
聖人，輔君以成有一德者也。詩所謂民雖靡止，或聖  
或否，縱在衰世，未嘗無聖。乃死者以死，奴者以奴，不  
獲收同刻之用，而天各一方焉。始生之天意，豈知其  
卒之至是哉。有紂以爲周之資，周卽無累代之德，足  
以王矣。况自唐虞以迄殷世，德厚逾積乎。是以復逆  
遘於元子也。帝何篤者，男女構生，人道是嘗，稷乃因  
於履帝武，是帝偏厚於稷也。可異也。帝固有心矣。人

莫能測帝之心。鳥復何知。而偏從水。燬之。是鳥反能測帝也。尤可異也。馮弓挾矢者。男子生而以弧矢射四方。此亦人道之常耳。稷均之馮弓挾矢。乃獨殊能也。詩所云克峻克嶷。初知種植。則卽殊能之說也。將之者。以此顯明其所生之異也。無殊能。則履武之生。祇爲怪誕。何足羨哉。驚帝切激者。因履帝武而生。驚棄不收。故曰激切也。何逢長之者。逢棄水不死之後。又取而長育之也。前何易驚。後又不驚也。是信也。

若信鳥也。做社命有殷國者。武王受命始以岐周一國之社通爲天下之大社。而新命之始則在文。故以徹社有殷歸諸文也。號號召也。文王號召商家之喪。遷叛國征之。離民撫之。鞭其已散之勢。以代商作牧。人乃文不欲有殷。而天偏命之爲有殷之初基。文之所御。天之所強。未易解也。遷藏就岐。則又歸剪商之繇於太王也。何能依者。倉卒奔散。豈無懷土重遷。何以羹糝同移。生死相依。一至此也。或歸何所。護者封。

之。罪。或。讒。誥。是。据。色。與。讒。相。連。必。至。之。勢。復。何。待。而。  
譏。其。或。婦。乎。受。賜。茲。醢。者。紂。烹。伯。邑。考。以。羹。賜。文。王。  
也。上。告。者。告。諸。帝。也。親。就。上。帝。罰。者。帝。欲。罰。殷。文。之。  
意。則。欲。代。殷。受。罰。親。就。之。不。肯。避。也。烹。其。子。囚。其。身。  
就。非。一。矣。卒。不。能。救。殷。之。命。也。文。王。竭。忠。事。紂。卒。無。  
以。存。紂。屈。原。竭。忠。事。懷。卒。無。以。存。懷。原。殆。自。比。于。文。  
耶。在。肆。鼓。刀。何。議。何。喜。者。嘆。聖。王。之。知。人。觀。而。忍。契。  
不。待。深。言。也。庸。主。之。於。忠。臣。日。進。前。而。不。知。抑。憫。

哉非文之睿蓋不能得望。非望之陰謀。真共佞服。事。設。者。文。也。乃。因。得。望。而。使。武。王。獲。藉。鷹。揚。以。伐。殷。者。又。文。也。市。肆。刀。聲。竟。爲。揮。鉞。先。兆。耶。天。之。巧。于。用。文。情。中。播。弄。必。不。令。得。行。服。事。之。志。務。踐。微。社。之。命。如。此。斯。原。所。深。爲。文。痛。矣。使。文。地。下。聞。之。當。且。悔。其。講。望。之。明。眸。乃。受。天。所。役。堪。痛。不。堪。喜。矣。何。悒。何。意。者。因。文。之。無。絲。違。天。嘆。武。之。已。甚。也。勢。須。放。伐。此。聖。王。履。運。之。不。幸。然。獨。不。可。少。平。其。氣。少。緩。其。期。乎。殺。

殷、指、懸、旗、之、事、也。比、南、巢、慘、矣。非、有、深、愧、不、至、此。載、  
尸、指、載、木、主、之、事、也。文、王、有、知、服、事、本、懷、豈、能、一、口、  
安、於、軍、中、是、不、宜、載、而、載、也。數、字、之、中、原、之、書、法、也。  
伯、林、維、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誰、畏、懼、皇、天、集、命、  
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  
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品寄既於君臣之際，忽接入申生，與前說少康棄德，  
興夏及湯之東，迤佯帝中間，插入象之後，嗣逢長同。

昔獻象之惡。豈滅桀紂。申生至於自殺。而不敢稱。以加其父。舜幾爲弟所殺。而不忍施法。以加其弟。乃君一失德。而臣輒無繇辭弔伐之舉。徒爲天愛下民。故耳。是君臣之倫。終不如兄弟父子也。嗚呼。爲君者亦危甚矣。爲臣者亦尊久矣。此原所涕流也。文心宰。揮之妙情。嘆萬端一線。到底却令讀者茫然莫尋。其次第章法。幻絕感天之下。亟說皇天集命。孝子感天。專於就死人。臣奉天。難免繼代。必欲君臣義明。但有。

望天以天命永歸一姓。嘗生賢君。毋使相代。可乎。抱  
願。痴絕。既言集言代。以四語結前。疊敘夏商周之局。  
宜將三代各總括一二語。却止說湯。便截然而止。開  
放伐之始者湯也。後之以湯爲口實者。不勝道。不忍  
道也。截陳與絕。

筮申主以鬻妃之讒。維經而死。伯林無可考。豈其所  
經之地耶。維其何故。申生無罪。未嘗有應死之故也。  
感天者。悲完爲天之所憐也。抑地者。自抑而委認。



重身也夫何畏懼者孝子之義不敢指斥受讒也  
爭辨以傷父心一死自甘非有畏懼而後死也原之  
卒就死亦曰寔心廣志夫何畏懼乎宜其低徊於申  
生也忠孝一轍殆以申生自比也集命何戒者既集  
之後繼統之君註符不自戒而至於亡雖有忠臣無  
如君之不聽何不知天有何法可以戒之使嘗知警  
也嗚呼原之爲此言其亦哽咽甚矣後代之興不勃  
焉則前代之廢亦不忽焉又使至代者天實儆之而

不肯遲也。興廢之機彌速。君臣之善惡。非可勝道哉。  
佞之者天也。輔之者則圖興之良佐也。湯得以臣桀。  
桀遂不得。臣湯曰。初曰。後曰。何幸者。原之微詞也。桀  
初事湯。繼以湯之命。往事桀。而後復返事湯。卒令湯  
官天下。尊追宗祖。緒胎子孫。桀何不留繫母。以子湯。  
熱。何不以善事湯者。善事桀。毋使桀失其宗緒哉。  
敷。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維帝。  
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蚤。璣。

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山。水萃何喜。兄有噬犬。  
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  
奉。帝何求。伏匿處爰何云。荆勳作帥。夫何長。悟過改  
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闔社。丘陵  
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白。予忠名彌彰。  
叶五郎反。饗叶邪言叶。銀勝叶四。

品。前而章法各具大段落。爲天爲地。爲歷代帝王事。  
實井然有條。就中錯綜。不過挿入一二語。然大段落

水嘗不易尋也。至此則愈加錯綜。國夢彭轅。其收斂  
女噬犬乍。此乍彼若。無復段落。然就中却自有隱意。  
總爲懷王之不得歸。竟死於秦。故作此嘆。惻不敢明  
言之。原亦有心避諱矣。乃卒被譏。再放也。彭轅。壽何  
久。兵變。壽命何固。懷王不能爲彭轅。并不如議。議。懷  
絕悲絕。因激之不獲。往故引。驚女之得。而懷之。死  
氣故。引秦事。用。嚴。二。應。吳。流。殺。故。能。報。仇。於。楚。子  
哥。遂。至。因。父。仇。而。報。平。王。之。尸。襄。不。克。未。厥。疑。又。何



也。閔廬有仇於楚，而卒破楚。其專復殺父之仇，則子  
胥尤奮力焉。君臣同志，以楚之強，遂無以敵之。秦之  
閉懷，致死鄰國，而殺吾父，視楚於子胥，以君殺其臣，  
何若襄之當仇秦，義不共戴，視閔廬之仇楚，何若耶。  
閔廬何以能奮武厲，能施威嚴，此必有道矣。其亦不  
以取法矣。廬能之，襄顧不能耶。勤閔者，大其復仇之  
數，故持標之曰勤閔也。此原之書法也。嚴而曰流，則  
又原之書法也。不能復仇，雖有威嚴，止于己之一國。

而已不克流于他國也。其引彭殤，則尤呼天之深痛也。人生壽夭，皆緣天帝帝何所鑿于鏗，而異以八百之義，長乎嘆懷之被欺，致死不克多一日之命，考終于本國也。使懷不卽死，襄立之後，尚得歸國，未可知也。受壽長者，何太長；受壽短者，又何太短？若是乎命之不可叛，忠臣孝子安能不怨天哉！對雉王逸以爲學好滋味，善對雉羹，且以帝爲帝堯，與受壽二語不相合。晦菴闢其謬，而終不得其解。以莊子鳥申之說。

鬼谷五禽之法釋之則斟雉當爲養生之術。謂斟酌於此也。牧猶前之言秉鞭作牧也。后指后帝也。楚在南。秦在北。分據中央以共牧其民。各不相妨。不知后帝何所怒于楚。懷而令爲秦所凌以死也。蠶織至微。階得各終其天年。蠶織之自保。力何不固也。采薇回水。王逸以爲采薇之女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立而得鹿。其家遂以昌熾。是天祐之也。彼一女耳。有何關係。乃驚而獲之。走至回水。



而以鹿賜之何天偏祐此女而不祐懷也何女獲其  
喜而懷不獲喜也懷爲秦所囚復走至趙趙不之納  
復歸死於秦故原引采薇之女驚走得祐者以致懷  
也噬犬百兩工進以爲秦伯有齧犬其弟公子鍼欲  
之以百兩之車易一犬而秦伯不聽因逐鍼而奪其  
爵祿原之引此嘆懷之愚以入秦自取禍也秦負虎  
狼之國兄弟猶不相顧不難以一犬逐其弟况與國  
哉游暮雷電則行者路迷瞻搖然苟得歸家復何所

憂乎悼懷之永不歸也。厥嚴不奉則嗟裏之不思復  
仇也。我能布我之嚴於他國則為流使他國憚我之  
布其嚴則為奉國。尋復仇故能流嚴裏不思復仇其  
誰憚之。其詳奉之前曰帝何饗后何怒。怒天之怒憚  
而不肯饗。饗也此曰帝何求又憚然于非天矣。子不  
為父復仇而徒欲問帝求福。帝不任受咎亦豈任受  
功哉。伏匿穴處。源之自斥以斥楚也。仇不可復。怨不  
可中生。在世間有愧天日。逃避而為穴處之物。何所

比於人類足矣。復何所云。子荆勳作師絕望之後。望襄之復仇也。美園之復仇特標之。曰勳闢望襄之復仇。預表之曰荆勳作援作也。既已作師必審所長之何在。挾楚所長以壓秦之所短。兵家之勝算宜早也。不思復仇則爲過。昔不復而後思復則爲悞。過改更前曰何云。此曰何言。悞憤無方。所云矣。蓋宣憤有日。多言矣。爲其特屬之曰我也。原蓋曰國家誠有復仇之時。天問亦可以不作矣。最先慰心惟我一人舉。

朝憤憤又誰知之。其再引吳光則復指其闕流殺之  
事也。志專者氣必銳。光惟欲復仇于楚。故卒以得勝。  
勝在後而制勝之氣。志固已久矣。此又原一字之書  
法也。苟銳于復仇。上下同心。何憂不勝。秦哉。愛出子  
文。追昔之令尹。傷今之令尹也。勸憤入楚者。子蘭也。  
襄王立而爲令尹者。子蘭也。子文爲令尹。定楚亂。張  
楚威。今子蘭何若乎。襄不思復仇。蘭當鼓之。佐之。乃  
同其志。父子勸憤入秦。實蘭之死。其父預立倍襄。乃

竟爾寂寂乎子文之母環穿闕社通乎丘陵以滯斷  
生子文所出不必正乃賢壘獨著子蘭而反不及之  
乎試上彌彰則原之自然也已矣已矣不敢望襄之  
復仇矣不敢符蘭之不佞襄以復仇矣皆吾之罪而  
已當日諫懷勿入明告以入秦壽必不長而卒爲子  
蘭所誤也使堅以死諫懷或可不入乎不以身死增  
前而徒令言之而中彰忠臣先見之名也是以主上  
爲嘗試而以名自予也此原所繇必沉湘也知此則

楚辭聽真天

卷三

四

原○之○死○因○亦○大○明○白○矣○猶○可○譏○之○曰○何○必○懷○此○都○乎○  
非○明○誓○乎○忠○而○過○乎○